

人文观察 文化中国行

宁夏固原“隆德高台马社火”

六盘山下，骏马威风上高台

本报记者 焦思雨

“腊八一到，社火开场。”在宁夏固原隆德县，耍社火是一年中最隆重热闹的活动。舞狮子、走高跷、划花船、跑竹马……各类社火已有上百年历史，而其中最富特色的，还要数“高台社火”。

入夜后，老巷子景区灯火通明，远远传来锣鼓声，高台社火的队伍穿街而来。演员们面涂油彩，身着戏服，骑“马”列队，阔步前行。脚踩祥云“天官”、驾驭骏马的“五虎上将”、站在数米高芭蕉扇尖端的孙悟空……他们借助非遗技艺“飘浮”空中，手持刀矛剑戟，或立或舞、姿态万千，将经典故事娓娓“演”来。

这些栩栩如生的“骏马”与精巧的道具，大多出自张国勤之手。作为非遗传承人（隆德县高台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，张国勤自幼跟随父辈学习高台社火，如今已72岁。他在传统“高台社火”和“马社火”基础上大胆创新，开创出“高台马社火”这一独特门类，即把“骏马”搬上高台，让表演者立于特制的“马芯子”上，离地四五米，远观如骏马凌空，威武不凡。

“我们隆德的高台社火，向来以‘高、悬、奇、妙’四字著称。”张国勤解释道。高，在于站位，演员立于数米高台之上，仿佛踏云而行；悬，在于视觉，观者眼中他们无依无靠，似悬半空；奇，在于造型，一架高台就是一册立体的戏折子，任何故事皆可演绎；妙，在于手艺，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凌空姿态，全靠隐藏在其中的铁芯骨架稳稳支撑，这骨架融着力学巧思、铁艺锤炼与木工技艺，无一不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手上功夫。

“打造高台社火，得精通21道手艺，比十八般武艺还多三样哩。”说起高台社火的讲究，张国勤如数家珍。从电焊锻造、力学测算，到勾脸绘谱、缝补戏服，再到熟捻传统文化故事并精准还原造型器物，每一样手艺都得沉下心来打磨，想做到精湛绝非易事。“这高台社火就是一场无声的大戏。服饰要合古韵，脸谱要勾神韵，动作要抓魂魄，得让乡亲们一眼就认出是谁，晓得出自哪段典故。”张国勤的双手布满老茧与褐痕，这都是常年与铁丝、钢板、布料打交道留下的印记。

“别人看我搞文艺，其实我是‘破烂

王’。”他笑着走进自己的“藏宝室”，约40平方米的屋子，旧木棍、铁丝、钢架、布料与各类工具堆得满满当当。“乡亲们看到的高台、戏服、道具和造型马，全是我们亲手做的，离不了这些家伙什儿。”张国勤指着满室“宝贝”说，“我在街上看见别人扔的东西，觉得能用到高台社火上，就顺手捡回来攒着。你看这关公大刀，杆子是旧拖把棍，刀身用纸板贴成。”

每年春节前，都是张国勤最忙碌的时候。演出当日，他常常半夜1点便起身筹备，3点开始为演员勾脸、装扮。“一年就这一两回，必须把最好的呈现给乡亲们。”他总说，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，帮这个绑道具，替那个勾脸谱，直到所有演员整齐列队，锣鼓响起。

对许多外出学习或打拼的隆德人来说，年节回乡看一场社火，是绕不开的乡愁，也是重新出发的底气。

灯火依旧，锣鼓再响。高台之上，历史与传说一次次被演绎，在乡人仰望的目光中，定格成岁月里鲜活的春节记忆。张国勤与他的“骏马”，正奔向又一个春天。



陕西宝鸡“陇县社火”

黄土地上，千年民俗显活力

本报记者 贾丰丰

鼓点震山，锣声穿巷。陕西宝鸡陇县文化广场上，锣鼓队挥臂扬槌，鼓点如惊雷滚地；社火队员身着彩衣、面绘油彩，转身腾跃间，千年民俗的精气神扑面而来。

50岁的赵敏军正手把手指导队员摆身段、练步伐。作为陇县社火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他与社火结缘三十三载，17年拜师学艺，深耕一线从未停歇。“社火是哑剧，一举一动都是故事，一步一态皆有讲究。”排练场上，他一边纠正队员的姿势，一边叮嘱，“眼神要亮，身段要挺，咱们演的不只是热闹，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忠义与风骨。”

陇县古称陇州，地处陇山东坡，素有“中国社火文化之乡”的美誉。始于春秋、盛于明清的陇州社火，是流淌在黄土地上的千年文脉，承载着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美好的期盼。历经2000余年发展，社火成为当地春节最隆重的仪式、最动人的乡愁。“无社火，不春节”，一句俗语，道尽了陇县人对这门古老艺术的偏爱与坚守。

彩妆台前，72岁的脸谱老艺人王启明正凝神创作。狼毫轻点，油彩勾勒，红为忠、白为奸、金为神、绿为侠。短短十几分钟，一张关羽脸谱便栩栩如生，左颊上的“七星痣”尤其传神。“画脸谱，先懂人心，扮社火，先敬传统。”王启明的指尖沾着油彩，语气坚定，“每一笔都不能乱，每一种颜色都有

讲究，这是老规矩，也是咱的根。”从艺50余年，他绘制的脸谱不计其数，春节前后，每天天不亮就开工，只为让每一位社火队员都能带着“精气神”登台。

场上热闹非凡，场下暖意融融。年轻队员跟着老艺人反复打磨动作，孩子们围着彩妆台目不转睛，不时伸手触摸五彩的头饰；几位老人搬来小马扎，一边看排练，一边哼着熟悉的调子，脸上满是欣慰。“小时候就跟着大人耍社火，如今要不动了，看着孙子们上场，欣慰！”68岁的村民李福明笑着说，社火闹起来，年味儿就足了，日子也更有奔头了。

如今的社火，既有老味道，也有新活力。“我们挖掘时代风采，创新表演形式，比如在传统社火中融入‘军社火’，‘景区变景区、青山变金山’的图景生动呈现，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变化融入民俗展演，既有传统韵味，又有时代气息。”赵敏军介绍，团队还成立文化传媒公司，将社火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，让这门古老艺术走出乡村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
文脉赓续，薪火相传。近年来，陇县高度重视社火文化传承，全县200多个行政村拥有300余家“社火会”，每年参与社火表演的群众超1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。当地不仅举办社火游演大赛，还建立社火传习所，邀请老艺人开展传承培训，培育年轻传承人，同时挖掘整理社火脸谱、服饰、道具等非遗资源，让千年社火在保护中传承、在创新中发展。

再过几天，就是元宵佳节。“到时候，马社火、高芯社火、抬社火会依次登场，20余种社火样式轮番展演，锣鼓声、欢呼声、喝彩声交织在一起，将汇成一首热闹非凡的新春交响。”赵敏军难掩自豪，“欢迎大家来我们陇县做客！”



本版责编：何思琦 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河北邯郸“永年抬花桌”

燕赵大地，四季美景在肩头

本报记者 邵玉姿

锣鼓一阵紧连一阵，唢呐一声高过一声。河北邯郸永年区临洺镇的街头，伴随着锣鼓声、唢呐声和孩童欢呼声，缀满五颜六色花朵、重200余斤的花桌在8名抬桌人的肩头稳稳抬起。

桌身以实木为架，六尺高的花架上数千朵仿真花层层叠叠。花桌的朱红栏板上，精雕细琢的龙纹雕刻在晨光浸润下满是光泽。“步步高升哟！”前排抬桌人开始高声喊号，杠子稳稳抵在锁骨窝，身体微微后仰；后排众人齐声应和“越升越高哟”，肩头前顶，脚步踩着鼓点稳步前行。

花桌艳丽、人群簇拥。新春的烟火气在抬桌人肩头起舞，弥漫街头巷尾。

“永年抬花桌”的渊源可追溯到唐初。那时它并非节庆表演，而是祭祀祈福的庄严仪式，承载着百姓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。历经宋元明清，这一仪式逐渐融入民间节庆，形成了独具燕赵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，是当地逢年过节、庙会社火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。2008年，永年抬花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花桌极为讲究。一张花桌上有浓缩的四季美景，更有匠人们的精雕细琢。“一张花桌，就是一座微缩的民间艺术博物馆。”永年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杨振义说，一张花桌前后要历经选材、刨料、雕刻、彩绘、扎花等数十道工序，凝聚着木匠、画匠、扎花匠的共同心血。

“以前，花桌核心构件选用坚硬耐用的实木，桌体以红木或紫檀木打造，辅以细竹条、铁丝绑扎成六尺高的橢

圆形花架，两根5米长的大驾杆需精选坚韧硬木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材质的选择更趋于多元实用。”永年抬花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裴保林介绍，现在，仿真花材替代了折纸花，造型能够长久保持艳丽；抬杆的连接处加装橡胶配件，既减轻抬者负担，又提升行进稳定性……

裴保林已经“抬”着花桌走过了60多个年头。除了花桌材质的迭代，裴保林对抬花桌的表演形式也进行了不少创新：在传统“斗桌”环节中，新增“鲤鱼跳龙门”等高难度动作——8名抬桌人同步耸肩发力，让200余斤重的花桌腾空跃起再稳稳落下，花枝翻飞间尽显力量与默契；原本固定的巡游路线，融入沉浸式体验，花桌队伍在非遗传集市、文化广场驻足表演，抬者与观众隔着呐喊号子，“高看一枝花呀”“步步高升哟”的诙谐应答，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；伴奏乐曲在保留传统曲目等的基础上，融入《不忘初心》等时代旋律，唢呐与电子琴、锣鼓与广场舞音乐交融，古今交响唱出新生活的喜悦。

永年抬花桌，抬的是花桌，更是一方文化和一份期许。

近年来，永年区系统整理抬花桌仪式流程、制作工艺、表演套路，构建起“保护—传承—传播—活化”的非遗保护体系，形成传承梯队，让千年抬花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

“抬的是福气，更是责任。”裴保林还有自己的心愿，“要让更多人看看咱农民的幸福生活。”

(周金立参与采写)



图①：宁夏固原“隆德高台马社火”在街头巡游，威风凛凛。

图②：河北邯郸“永年抬花桌”技艺表演中，花桌上，花团锦簇，喜庆满满。

图③：陕西宝鸡陇县天成镇关村山村乡亲们的耍社火队伍，精气神十足。



人文茶座

社火，新年的吉祥光彩

萧放

中国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，依据农业社会的生计方式，形成了错落有序、特色鲜明的岁时节日系统。传统岁时节日系统关注的核心是农事丰收与人事的和谐安宁，当然四季的节庆因时令性质会有不同的侧重。岁末年初，正值冬去春来，围绕立春节气形成的夏历岁首，是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，人们以年夜饭团聚家人，以拜年礼亲近左邻，以社火巡游聚合乡党、祈求人事顺遂、农业丰收。

社火是新年的一大公共娱乐。社火，是社与火的合成词。社是土神，“土生万物”，它是古代乡村的信仰中心；火原为“伙”，指特定人群。“社火”，原意为围绕社神祭祀的群体活动。宋代开封地区已经出现社火表演活动，南方更多称为绕境巡游。以村落组织为主体，村社集体性活动是连接村民的重要方式，同时也是联村同乐的区域性民间艺术展示的时机。社火是村落社会一年一度最隆重最热闹的小区活动之一，是村民们传统的祈求丰年与平安的巫术方式。

社火承载着集体性。作为村落社区的集体活动，社火依赖于村落社火组织世代集体传承。这样的传承有特定的组织保障，往往由村落的热心人士张罗，通过日常有组织的训练，以集体协同的行进运动方式共同完成。社火是集体性行为艺术，更是集体祈福的愿望的表达。

社火表演呈现鲜明的艺术性。社火是传统的村落公共艺术，是年节的乡土艺术的集中呈现。人们在社火中装扮人物故事、勾脸描眉，穿上色彩艳丽的戏服，敲响锣鼓，吹起唢呐，在地上或高台上表演各色故事，通过综合性的艺术形式，营造乡村的热闹场景。

社火有着浓厚的精神激励性。社火表演者与沿途簇拥的人们汇成多彩人潮，大家怀揣着迎春纳福的美好祈愿，全身心投入到社火的筹备组织与仪式活动之中。在一派喜庆祥和的盛景里，乡村百姓的情感得以抒发，情绪得以调动。这份新年伊始的热切期盼与同心协力的凝聚力，也化作新一年里乡亲们团结奋进、共赴美好的精神动力。

社火是传统的新福迎祥民俗仪式与公共艺术，也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村民节庆生活载体。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迁，社火在传承中不断丰富、持续创新。一方面，悉心守护传统根脉，招式间皆有故事，步履里藏着讲究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创新表演形式，使用新材料、融入新造型，演绎新时代的生活故事。如今，社火从乡村走向城市，将乡土艺术与时代新潮相融相合，既拥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，也焕发出更持久的生命力。马踏新岁，春启新程，让我们在赓续千年文脉的同时，仰望指向未来的灿烂星辰。

(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系主任、教授)